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的长元音

姜根兄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长元音的形成”是蒙古语族语言历史比较语音学领域中倍受关注的问题。论文用词汇扩散理论来解释和探讨蒙古语族语言长元音形成过程中的例外现象及原因,认为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脱落及扩散过程中发生中断现象,导致了例外现象的产生。

关键词:长元音; 例外现象; 音变方式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一、蒙古语族语言长元音的形成

长元音形成问题是蒙古语族语言历史比较语音学领域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也是正确认识蒙古语族语言语音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蒙古书面语里原本没有长元音字母或符号,但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几乎都存在与蒙古书面语的“元音+辅音+元音”音丛对应的长元音,可见,这种长元音是一种后起的现象。多数学者也都承认此类长元音是后来形成的现象。^①

从蒙古书面语和古代文献以及和其它语族语言的比较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长元音的来源,即“元音+辅音+元音”音丛(以下简称“vcv”音丛)。虽然口语中有的长元音对应于蒙古书面语的短元音和复元音,但一般情况下长元音多是对应于蒙古书面语的“vcv”音丛,其中被脱落的辅音是g/γ、b、y、m等辅音,例如:书面语 ayula(山)→[uul], egüle→[uul]等,(本文主要探讨两个元音之间有g/γ辅音时的情况)。显然,“vcv”音丛的中间辅音弱化、脱落是引起长元音的重要条件,两个元音中间的辅音脱落之后才有可能形成长元音。长元音的形成对整个蒙古语族语言语音系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此元音系统由少数短元音构成的简单系统扩展到由短元音、复元音和长元音构成的元音数目较多的系统。虽然在现代蒙古语族诸语言中长元音的分布特点、数量及其发展过程各不相同,但都已经发展为长、短元音对立的系统。蒙古语族语言中除了东乡语、土族语的民和方言、保安语的积石山方言没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以外,其他几种语言都有长、短元音,而且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演变过程,都和“vcv”音丛有直接的关系。九种语言中的“vcv”音丛都具有相似的发展过程,但是各语言中的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在蒙古语族的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东部裕固语中“vcv”音丛通常都变长元音,在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中或变长元音,或变复元音,而在土族语、保安语中限于地方方言,既有变长元音的,也有变复元音和短元音的现象。在东乡语中或变复元音,或变短元音。在九种语言中唯独东乡语没有长元音,但是东乡语中存在与蒙古书面语“vcv”音丛相对应的复元音。例如:

蒙古书面语	《华夷译语》	东乡语	词义
sayu	撒兀sa'u	sau	坐
degü	迭兀te'u	ɖɿu	弟弟
qirayu	乞刺舌兀khira'u	kəru	霜

从以上比较中能看出,在东乡语中“vcv”音丛的中间辅音已经脱落,已形成了复元音。而“vcv”音丛的两边元音读音不同的情况下先形成复元音是蒙古语的普遍规律。先形成复元音之后,两个元音相互影响才能形成长元音,因此已形成的这些复元音正好反映了长元音形成之前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东乡语中还存在与“vcv”音丛相对应的短元音现象。例如:

书面语	东乡语	词义
ul <u>a</u> yan	xulaŋ	红
a <u>y</u> ula	ula	山
dolo <u>y</u> an	doloŋ	七

东乡语的这些词对应蒙古书面语的“vcv”音丛,而且“vcv”音丛的中间辅音都已脱落,已经为形成长元音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出现长元音或复元音,反而出现了短元音。在蒙古语族其他语言中“vcv”音丛的中间辅音脱落之后,通常形成长元音或复元音。按照“vcv”音丛的发展规律,东乡语应该已经经历了长元音的形成过程,后来又逐渐变为短元音的。保安语和土族语的情况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因为“保安语和土族语都存在长元音演变为短元音的现象”。[1]根据保安语和土族语方言中,元音的长短对立从有到无的音变现象和东乡语本身的语音对应情况,可以认为东乡语曾经产生过长元音,只是后来长、短元音的对立消失,现在只存在相对应的复元音和短元音。由此推理,蒙古语族所有语言都形成过长元音,只不过发展的过程不同而已。在东部裕固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中“vcv”音丛变成长元音的过程全部完成,在达斡尔语和莫戈勒语中一部分“vcv”音丛已变成长元音,但一部分“vcv”音丛只变复元音,正在经历着长元音形成之前的发展阶段。而在东乡语、土族语和保安语中有的“vcv”音丛已形成过长元音但已出现向短元音发展的趋势,有的“vcv”音丛还是停留在复元音阶段。总之,“vcv”音丛的中间辅音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一般都脱落并大多数语言中出现长元音,在个别语言中以短元音的形式出现,如:

书面语	uyuta (口袋) qoγosun (空白) бүдүгүн (粗) дүгүр (满)			
布里亚特语	uuta	xəɮhəŋ	buduun	duurə
卡尔梅克语	uute	xəɮsɯ	bydyyn	dyyr
东部裕固语	uuta	xuusən	budyyn	dyyr
喀尔喀	uut	xəɮsən	buduun	duur
土族语	fuuda	xoɮɛŋ	budən	dəuurə
莫戈勒语	-----	---	beiduun	duuru
达斡尔语	xolunɣk	xoosun	buduun	duuru
保安语	da/fda	----	beeduŋ	dəger
东乡语	fuda	qusun	beduŋ	dura

除了上述长元音外还有例外现象,如:

书面语	juljaya (崽子) boyoni (矮) jiyasu (鱼) alaya (巴掌)			
布里亚特语	zulzag	bogino	zaghaŋ	alag
卡尔梅克语	----	-----	zagasɯn	al x ɛn
东部裕固语	ɕilɕagan	bogono	ɕagasan	halagan

土族语	ɕilɕiga	bugunnə	ɕagase	xalga
达斡尔语	ɕilɕig	bogunj	ɕaus	xaləg
保安语	ɕindɕigə	boglon	ɕilgason	helgə
东乡语	dzundzuya	boyoni	dzayasan	---

同样是对应着蒙古书面语的“vcv”音丛，但上述各词中元音之间的辅音却不脱落造成例外现象。那为什么出现这种例外现象呢？

二、例外现象的阐释

“vcv”音丛的中间辅音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大多都脱落，但是还有不少“vcv”音丛中仍然保留着辅音，并不形成长元音，这与上述的一般规律不同，应是例外现象。我们为了进一步研究此现象，统计了蒙古语 900 条含有“元音+g/ɣ+元音”音组的词。^②这 900 个词条中仍保留中间辅音（辅音没有脱落的）的有 248 条，占全部词条中的 28%，其中 g/ɣ 辅音不仅保留，后置元音还读为长元音的有 31 条，占 3%。可见现代蒙古语中虽然大多数 vcv 音丛都已变成长元音，但还有一部分词没有变长元音。类似情况在其他蒙古语族语言中也都存在。

“例外现象的研究可以成为观察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的一个窗口，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2]通过例外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规律。因此长元音的“例外现象”已成为学者们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研究和探索过长元音的形成问题以及例外现象，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此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著名的阿尔泰学家兰司铁认为古代蒙古语的“vcv”音丛的后一个元音上有重音时中间的辅音脱落，两边的元音合成长元音，如果前一个元音上有重音时中间辅音不会脱落，两边的元音不能形成长元音。他用重音特征来解释两种发展形势。蒙古国的罗布桑旺丹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在古代蒙古语时期后位元音有重音的缘故，在后来的中古蒙古语中将其发成固定的长元音。其结果长元音前面的辅音弱化脱落，又导致了前位短元音的弱化消失，只剩下后边的长元音。^[3]

（二）符拉基米尔佐夫和桑席叶夫认为古代蒙古语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脱落后两边元音缩合形成长元音，并且符氏还试用社会改革来解释例外现象，认为蒙古部落从狩猎经济发展到畜牧经济时语音发展变快，于是各部落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形成同一个词在某个方言里是一个形式，在另一个方言里又是一个形式的局面。^[4]

（三）服部四郎根据达斡尔语和土族语的材料，认为如果古代蒙古语的“vcv”音丛的后位元音是长元音时中间辅音脱落，两边的元音合成长元音，如果后位元音短元音时中间辅音不会脱落，也不能构成长元音。^[5]鲍培的意见跟服部四郎一致。他们都用长、短元音来解释能否变成长元音的两种情况。他们俩还一致认为古代蒙古语原来就有长元音。

（四）鲍布罗夫尼科夫则认为“vcv”音丛的后位元音和中间的小舌辅音合成的结果形成长元音。叫送气长元音。^[6]他没有说明例外现象。除了符拉基米尔佐夫和桑席叶夫外其他多数学者主要从“vcv”音丛的后位元音“是否重音”和“是否长短”方面解释例外现象的发生。但都缺乏说服力，都被否认过。

最近，国内有些学者从辅音的性质入手研究例外现象，提出了比以往的研究不同的几种观点：1. 认为“中间辅音的来源不同而引起例外”^[7]，这种观点认为，来自 *p 的辅音 g 或 ɣ 已经脱落，来自 *k 的辅音 g 或 ɣ 没有脱落。2. 认为“如果中间辅音是擦辅音，那这个辅音就脱落形成长元音，如果中间辅音是塞辅音，就不会脱落、也不形成长元音。”^[8] 3. 认为“如果中间辅音是不送气塞辅音时脱落形成长元音，如果送气塞辅音时不脱落，不形成长元音。”^[9] 此三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把出现例外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元音中间的辅音性质上。他们都想以辅音为突破口解决例外的出现。那么

我们先看看蒙古语族语言中这种例外现象的分布特点到底有哪些，然后再看看那些观点是否符合语言事实。

综观蒙古语族语言，例外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同一个词在中古蒙古语时期的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读音。例如：在13世纪的《蒙古秘史》里“孛^𑰔羅安”buru'an一词的中间辅音已脱落，在17世纪的《武备志》里却“補魯汗”buluqan，中间辅音不脱落，现代蒙古语中为borɔɔn，辅音脱落后形成长元音了；在16世纪末的《登坛必究》中“阿補阿”abu'a，中间辅音脱落，但在17世纪初的《卢龙塞略》中“阿八哈”abaqa，中间辅音仍保留着，《武备志》中“孛我你”bo'oni，在《卢龙塞略》中“孛豁泥”boqoni。此现象说明辅音脱落现象在中古时期也不一致。

（二）在现代，“vcv”音丛中的辅音在有的语言中脱落形成长元音，但另一种语言中不脱落，不会形成长元音；甚至不同的方言土语中也出现不同的情况。例如：在蒙古语中读为长元音的nuruu（腰），xuruu（手指），在布里亚特语中读ɳuryaŋ，xuryaŋ，元音间的辅音不脱落。蒙古语察哈尔土语中已变成长元音的aaldɜ（蜘蛛），uur（臼），在科尔沁土语中仍保留中间辅音：ayaldɜ，uyur，达斡尔语中为ogor。察哈尔土语中bɔɔx（包裹）在保安语中bogə。察哈尔土语中bɔɔl（奴隶），鄂尔多斯土语中却bɔɣɔl，察哈尔土语的uur（窝）在鄂尔多斯土语中读为egür。

（三）“vcv”音丛中的辅音在中古蒙古语中没有脱落，现代口语中也没有脱落；例如：14世纪《华夷译语》中谈哈 tamqa，蒙古语中 tamay，东部裕固语中 tamaga，土族语中 tamaga，保安语中 tam x ə 等。13世纪《至元译语》中的爱耶合 ayaqa，蒙古语中 ajay，土族语中 jaga，东乡语中 iya，保安语中 ajiga 等。《华夷译语》中的只^𑰔合孫 jiqasun，蒙古语中 ɟayas，东部裕固语中 ɟagasən，土族语中 ɟagasə，东乡语中 dzayasun 等等。

（四）“vcv”音丛中的辅音在中古蒙古语中已脱落、变长元音的，现代口语中却保留着，不形成长元音。例如：《蒙古秘史》和《华夷译语》中均是“额朵额”，在现代蒙古语中读为əduugəə。《蒙古秘史》里的额赤额（父亲），亦列罢（发给），阿都孫（牲畜），撒阿阿惕（挤）等词在现代蒙古语中仍保留中间辅音：ətʃig，ilgəb，adɣuus，saayad。蒙古语族有的语言中保留了中古蒙古语的特点，都把中间辅音省略了。例如：现代蒙古语中adɣuus一词在达斡尔语中读为adus，土族语aasə，东乡语asun，保安语ason等。

把以上的四种情况可以概括为：

1. 在中古有的文献中，“vcv”音丛的中间辅音脱落——有的文献中不脱落。

2. 在现代，有的语言中已脱落——有的语言中不脱落。

3. 在中古，辅音没有脱落——现代也没脱落。

4. 中古已脱落——现代没脱落。在以上几种情况中，前两个是属于共时区别，后两个情况是属于历时区别。这种不同现象说明，“vcv”音丛的中间辅音并不是都按照规律演变的，而是显得有些零乱。

根据以上的语言事实，最近提出的“中间辅音的不同性质”来解释例外现象的上述三种观点显然不成立。如果已脱落的g/ɣ和仍保留的g/ɣ在性质上有区别的话，根本解释不清在中古已脱落而现在又保留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在中古蒙古语时期，g/ɣ在有的词中脱落，有的词中不脱落现象。上述三种观点都属于“中间辅音的不同性质”来解释例外现象的观点。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的三种观点都不符合语言事实，缺乏说服力。

其实长元音的形成过程是一种很复杂的演变过程。我们应该把长元音形成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来分析。首先是两个元音中间的辅音脱落，然后才有可能形成长元音，因此中间辅音脱落与否是能

不能形成长元音的重要前提。13 世纪时，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已在活的语言中开始消失^[10]，如，八思巴文中已标明g/γ的消失，还有一些 14 世纪蒙文文献的汉字标音也标明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g/γ的消失。这种中间辅音消失的现象在中古时期的扩散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根据文献便知大多数“vcv”音丛的词都已脱落了中间辅音，只有少数词还保留了中间辅音，出现了例外现象。通过研究，例外现象并无共同的语音条件。可见“vcv”音丛的中间辅音脱落并扩散时并不是全部按照语音条件整齐划一地演变的，还有一些词中的变化是零星、参差的。以往的学者们都从元音、辅音或重音等语音条件方面入手研究，但还是找不到合理的说法。如果我们稍微变换一下视角，用词汇扩散理论来解释“vcv”音丛中间辅音脱落现象的传播过程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音变的激发和扩散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应该既把两者分开，又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观察。”^[11]“变化是从变异开始的，只有在一部分人中完成了社会变异才有可能成为变化的原因，激发变化促进变化的传播和扩散。因此即使是有结构条件的音变，其演变的方式与扩散式音变一样，也是先从一部分人开始，其他人从词汇扩散中学习，再通过语音类推完成音变全过程。”^[12]蒙古语族语言中“vcv”音丛的辅音脱落现象刚开始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先从一部分人开始脱落，逐渐扩散到全社会、全体人员，而且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扩散过程中，中间辅音的消失过程不平衡，大多数包含“vcv”音丛的词已脱落中间辅音，但也有一些词仍保留元音间的g/γ，如，只^𐰚合孙“鱼”，阿牙^𐰚合“碗”等。这正如词汇扩散理论认为的“一个音变在发生时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即所有应该变化的词中，有变的，也有未变的。规整的音变只有在音变的动态过程结束之后的已变阶段才能被观察到。”^[13]按照这个理论，经过一段时间后所有符合条件的“vcv”音丛都应该脱落中间辅音。然而蒙古语族语言的“vcv”音丛中间辅音并不是按照以上规律顺利地全部脱落完成的，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只要仔细比较现代蒙古语的那些例外现象就很快能找到答案的。现代蒙古语中仍保留中间辅音的“vcv”音丛都有一个元音弱化或脱落的共同特点。因此能看出漫长的长元音形成过程中遇到元音弱化或脱落的音变干扰而有的词没有来得及脱落中间辅音。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很容易发现中古蒙古语时期已经开始音节结构不稳定，导致出现元音弱化或脱落的现象。第一音节以外各音节的元音早在 13-14 世纪就开始弱化了。元音弱化和脱落是蒙古语族语言在中古时期及以后的音变特点。这种音变现象干扰长元音形成，使辅音两边的元音或脱落或弱化，从而失去了“元音+辅音+元音”这种具备长元音形成的条件，导致有的词没有形成长元音，比如：《华夷译语》中的“谈哈”tamqa，《武备志》中的“忽兒虎那”qulquna 等。此外，在现代蒙古语中还有一些词的“vcv”音丛中间辅音不脱落，而后置元音后面有复元音或长元音的现象，如：tfayaan（白），gegeen（亮），jiltayan（原因），ayue（山洞）等少数词。这些词在中古文献《华夷译语》中记录为“察罕”，中间辅音还没脱落，在 17 世纪的《武备志》中也记录为“叉汗”，中间辅音没有脱落。“草根”在《登坛必究》和《卢龙塞略》中均为“草根”，中间辅音都没有脱落。在《华夷译语》中记录为“申答安”，《卢龙塞略》中为“申答安”，已经脱落中间辅音，但现代蒙古语中没有脱落。再从现代蒙古语的情况来看，读长元音与否都不影响词义，所以中间辅音后面的长元音是不区别词义的，只是强调的时候读长音而已。这些例外现象的出现，也跟上上述四种情况一样都源于离散式音变。除了这些词以外大多数词都是因为辅音两边的一个元音弱化脱落而不具备长元音形成的条件，保留中间辅音。有的蒙古语族语言中虽然具备长元音形成的条件，却依然保留了元音之间的辅音。我们认为这种长元音的例外现象是中古蒙古语时期长元音的扩散特点的一种反映，因为上面已说过，中古时期也存在有的词没有脱落中间辅音的现象。

以上探讨的是长元音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概括起来可以说，蒙古语族语言的“vcv”音丛中间辅音的脱落过程是一种离散式的音变，在变化过程中又遇到中断现象，即，由于非词首元音弱化、脱落的音变干扰而造成“vcv”音丛中间辅音脱落过程中的参差、杂乱的现象。

在“vcv”音丛中间辅音已脱落的情况下，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形成长元音。在中古蒙古语时期，辅音脱落后如果两边元音相同的情况下首先形成了长元音，学者们一致认为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和《蒙古秘史》中已形成这一类型的长元音。但是如果两边元音不相同的条件下，就不会形成长元音，如：a'ula（山），e'ule（云）。再看 17 世纪托忒文中的əulun（云），oula（山），əuden

（门），nour（湖），在现代蒙古语口语里已经形成了长元音，如：uol（山），uul（云）等。可见“vcv”音丛的中间辅音脱落后形成长元音的过程是渐变的，而且是非常有规律的，即：au—ou—uu；eu—ou—uu等等。

总之，长元音是从“vcv”音丛逐渐演变形成的，长元音形成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两个元音中间的辅音脱落，然后逐渐形成长元音。其中辅音脱落并扩散阶段是通过离散式音变方式来完成。在此演变过程中又遇到中断现象，即出现非词首元音的变化现象引起长元音的例外。而中间辅音脱落后逐渐形成长元音则是蒙古语族语言共同的演变规律，是通过连续式音变完成的。

注释

①服部四郎、野村正良、罗卜桑旺丹等学者认为古代蒙古语时期就有原始长元音，但他们也都承认与书面语的“vcv”音丛对应的口语中的长元音是后来形成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原始长元音和本文探讨的长元音不是一种类型。原始长元音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②根据《蒙古语标准音水平测试大纲》统计，共找到900个词条。蒙古语标准音水平测试大纲编写组. 蒙古语标准音水平测试大纲[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参考文献

- [1] 包萨仁. 蒙古语族东乡语与汉语的接触研究[M].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06. 30.
- [2]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2.
- [3] [4] [5] [6] 转引自罗卜桑旺丹. 现代蒙古语论文集[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139—155页。
- [7] 包力高. 蒙古书面语元音间未脱落的辅音g~γ[J]. 民族语文. 1985, (1).
- [8] 白音巴特尔. 关于现代蒙古语长元音的形成[J]. 蒙古语文. 1993, (1).
- [9] 吉仁尼格. 关于现代蒙古语长元音来源[J]. 蒙古语言文学. 1999, (2).
- [10] 符拉基米尔佐夫. 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196.
- [11] 陈忠敏. 音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J]. 民族语文. 2008, (1).
- [12] 瞿霭堂. 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J]. 语言研究，2004, (2).
- [13] 王士元. 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18.

On Long Vowel Sounds in Mongolian Languages

JIANG Gen-xiong

(School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long vowel sounds” is an issue followed closely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honetics in Mongolian languages. The author explained exceptions existe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long vowel sounds in Mongolian languages and explored the reasons: dropping consonant between two vowels and breaking in transmission.

Key Words: Long Vowel Sounds; Exceptions; Sound Changes

收稿日期：2012-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比较研究》（10xxy019）；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蒙古语族语言比较研究》（11JJD740023）；

作者简介：姜根兄（1972-），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语言学、语言接触。